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我的父亲左拉

W O D E F U Q I N

ZUO LA

[法]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 著 / 李焰明 译

F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 丛书主编 许钧 呼延华

我的父亲左拉

W O D E F U Q I N
Z U O L A

[法]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 著 / 李焰明 译

F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父亲左拉/(法)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著; 李焰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4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
ISBN 7-5633-3537-4

I. 我… II. ①德…②李… III. 左拉, E. (1840~1902)—生平事迹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037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开本: 889mm × 1 194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三年前,法兰西共和国总理若斯潘来华访问,在访沪期间,邀请中方各界人士数十名在法国人设计的上海大剧院会面。记得在会上,我曾针对若斯潘总理在演讲中所强调的“文化价值”问题,向他发问:“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面对世界的‘英语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法国政府何以维护法语的地位,又何以发扬光大法兰西文化?”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作了一个原则性的思考:一个民族语言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任何一个维护民族文化价值的国家都不会听任自己的语言被英语所取代。而对世界来说,经济可以全球化,甚至货币也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则要鼓励多元化。他认为,正是本着文化多元化的精神,法兰西文化在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得到了自身的不断发展与丰富。若斯潘的这番回答,尤其他对文化多元化原则的阐发,引发了我日后对文化问题,尤其是对翻译问题的不少思考,而这个冠以“法兰西书库”之名的开放性译丛,就是我们对文化多元价值观的一种认同,也是多元文化精神的一种直接体现。

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鼓励全球文化的多样性,推崇文化多元价值观,也许是对抗美国经济霸权的一种策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法兰西对文化价值的推崇,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对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是以其深厚的民族传统为基础的。不然,很难想像法兰西民族会有其绵延千年、昌盛不衰、为世界瞩目的灿烂文化,更难以想像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

诸多思潮与流派大都会发轫于法国。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门一步步打开,国人的视野愈来愈广阔,于是,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异域的思想与文化,愈来愈成为一种必要。而这套“法兰西书库”,便是我们为国人了解当代世界打开的一扇小小的窗口,也是我们为沟通中西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所作的一分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法兰西书库”来命名这套开放性的译丛,似乎太大,难以名副其实。而这一丛书名却体现了出版社、丛书策划和主编者的一种追求:以恒久的努力,不断汲取法兰西文化宝库中深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展示法兰西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化风貌。在我们的计划中,这个书库应该是丰富的。其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其内容上。在选择进入书库的书籍时,我们遵循的是多元的原则,旨在让广大读者能听到法兰西思想的不同声音,看到法兰西文化的不同侧面,欣赏到法兰西文学艺术的不同风采。为此,我们在“法兰西书库”的总名下,将以系列的方式,不断推出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当代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新成果的图书,在丰富、充实整个书库的同时,为中法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如果没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独特目光和非凡魄力,没有陈丰博士和楚尘君的精心策划,没有法国文化部门和有关出版社的实际推动,没有诸多译者的辛勤工作,就不可能有这个“法兰西书库”的开张、亮相。但愿我们走出的这一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但愿我们能在广大读者的有力支持下,走得越来越远。

许 钧

2001年7月22日于南京

献给**雅克·埃弥尔－左拉医生和**
莫里斯·勒布隆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一个特殊的视角反映出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埃弥尔·左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苦难的童年，他与福楼拜、塞尚、龚古尔兄弟等艺术大家的交往，他复杂的感情生活和艰苦的创作经历……

选题策划 / 陈 丰 楚 尘
责任编辑 / 于铁红
封面设计 / 曹 琦

作者简介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 (Denise Le Blond-Zola 1889-1942) 左拉与让娜·罗兹洛的私生女。她极具文学天赋, 曾以“德尼丝·奥贝尔”为笔名在法国著名的“玫瑰”丛书上发表多部儿童小说, 其中有《沙丘中的别墅》、《森林小屋》等。她还与她的丈夫, 左拉的仰慕者莫里斯·勒布隆合作, 促成了《左拉全集》的出版, 并在第一卷卷首发表关于其父亲生平的研究论文, 该论文于1931年独立成书, 即《我的父亲左拉》。



法兰西书库·大写的爱系列丛书

未跳完的华尔兹

[法] 卡特丽娜·克莱曼 著 (已出)

明星之爱

[法] 米歇尔·芒梭 著 (已出)

凡尔赛宫的小阳伞

[法] 让·迪沃 著 (已出)

世纪儿

[法] 弗朗索瓦·奥利维埃·卢梭 著 (已出)

我的父亲左拉

[法] 德尼丝·勒布隆-左拉 著 (已出)

永存

[法] 伊莱娜·弗朗 著

露·安特拉斯-萨乐美

[法] 斯特芬·米肖 著

拉开帷幕

[法] 莉迪·热朗 著

母亲, 我的牵挂: 十六位诗人和他们的母亲

[法] 纳塔莉·库夫曼 著

多兰特拉

[法] 帕特里克·库温 著

莫扎特和大公的外衣

[法] 雅克·图尼埃 著

目 录

一、在埃克斯城的童年生活	1
二、青少年时期,塞尚和巴耶,在巴黎的最初日子	9
三、初入文坛	22
四、《丑女人》,《玛德莱娜·费拉》,《呼唤报》,文学界的朋友们	37
五、《鲁贡-马卡尔家族》,1870 年战争,左拉在波尔多居住, 与《时钟报》的合作	44
六、《神甫》,出版商乔治·夏庞蒂埃,《巴黎之腹》	61
七、福楼拜,屠格涅夫	69
八、从《征服普拉桑斯》到《小酒店》	82
九、梅塘	95
十、“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108
十一、《萌芽》,《作品》,塞尚	119
十二、《土地》,爱德蒙·德·龚古尔和阿尔封斯·都德	131
十三、《梦》,法兰西学院,让娜·罗兹洛	141
十四、剧作家左拉,阿尔弗雷德·布鲁诺,根据一些不为人知 的故事所作的戏剧提纲	152

十五、《崩溃》,《鲁贡 - 马卡尔家族》的最后部分,《三城市》	162
十六、德雷福斯案件,《我控诉!》	178
十七、流放英国,《繁殖》	193
十八、流放归来,《劳动》,《真理》,左拉的逝世	215
结束语	228
译后记	233

一、在埃克斯^①城的童年生活

埃弥尔·左拉出生于巴黎圣约瑟夫大街 10 号,尔后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城度过了他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最初时光。

在少年时代的诗作中,他诉说了自己没能成为这个古老的罗马城之子的遗憾。他喜欢埃克斯种满梧桐的庭院,潺潺流动的泉水,弯弯曲曲的街道——沿街有很多别致的旅店,还有那些房屋——实心雕花木门总是沉沉地关闭着,使居民的生活与外界隔离。作为法国南方人,夏季的炎热并不使他感到难以忍受,他始终保持着睡午觉的习惯,这是北方人闻所未闻的。

扬起满路尘埃的密史脱拉风^②,普罗旺斯人缓慢而悠长的声调,当地的习俗,标志一个地区特殊风情的所有这一切仿佛像一块轻柔的纱包裹着他,使得他身不由己地心系普罗旺斯。其实,他母亲根本没有必要为了弄钱,而在他 18 岁那年离开普罗旺斯,带他去了巴黎。

左拉先是在圣母院寄宿学校上学,直到 1852 年 10 月才进入埃克斯中学。

生性腼腆,加上人生地不熟,他很快就成了同学们戏弄的对象:他们嘲笑他 12 岁了还在读四年级。他只有把失去的时间弥

① 埃克斯:罗讷河口地区首府,公元前 123 年由罗马人创建,是法国重要的文化、艺术城之一。

② 密史脱拉风(Mistral):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千寒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补上,考出个好成绩来。可是,在此期间,每到课间休息,他总是遭到一群顽童的攻打,成了他们的出气筒。

有一天,一位同学看到这个性格温和从不大声喧哗的学生受到欺辱,感到很气愤,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奋力还击,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终于救出了左拉,这人就是保尔·塞尚^①。从这时起,一种深厚的友谊将塞尚与这位未来的小说家连在了一起。作为孩子,左拉对来自于另一个孩子的慷慨行为表示感激,他感到幸福,因为在学校他不再是孤立无援。不久前他那寡居的母亲和他的外祖父母把他送进了这所学校,他们过去都太宠爱他了,以致他比别人更难以忍受寄宿学校的凄凉生活。

从此,他快乐起来,他同保尔·塞尚来往。不久,他俩又与巴蒂斯丹·巴耶(Baptistin Baille)建立起了友谊。在他们三人小组中,左拉和塞尚是诗人,而巴耶则代表理性者。

也许接下来我该谈谈左拉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他相貌出众,可惜年纪轻轻就去世了,丢下了手中尚未完成的事业。

左拉的祖籍可以追溯到达尔马提亚^②地区的扎拉。作为一名军官世家的后裔,弗朗索瓦·左拉的祖父安托尼·左拉曾是芳蒂人的上尉,这是些为威尼斯共和国效力的意大利士兵。安托尼·左拉当时在让·贝雷蒂尼上校的指挥下作战,1771年他率领部队驻守在凯法洛尼亚岛^③,1777年至1778年驻守在希腊的克基拉岛。弗朗索瓦的父亲夏尔·左拉先后当过工程师兵团的

① 保尔·塞尚(Paul Cézanne, 1839 ~ 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毕生追求表现形式,对运用色彩、造型有所创新,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作品有《玩纸牌者》、《圣维克图瓦山》等。

② 达尔马提亚:(Dalmatie):南斯拉夫的达尔马提亚地区。

③ 凯法洛尼亚(Céphalonie):意大利南部和希腊之间的伊奥尼亚海上最大的一个岛屿。

中尉、工兵部队的上尉。他娶了克基拉岛的一位希腊姑娘妮科莱塔·邦迪奥立为妻,1795年8月8日,他们的儿子弗朗索瓦在威尼斯诞生了。

怎么看待弗朗索瓦·左拉辉煌的事业、他对冒险及旅游的爱好以及他面临厄运时表现出的顽强精神呢?他曾以一篇《论平均化》的论文而成为意大利帕多瓦学院院士,并荣获德意志汉诺威国王勋章。他在欧也尼亲王的部队任过军官,后来还当过工程师,威尼斯归属奥地利时,人们先后在奥地利、荷兰、英国看到过他。从奥地利的林茨到德国格蒙德的欧洲第一条铁路路线就是他绘制的,那时他才26岁,在奥地利任土地测量员。不久,他作为一名外籍军团的军官赴阿尔及利亚服役,由于同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被迫离开阿尔及利亚,这是一段不幸的恋情。1833年1月13日,他乘上了“斑马”号轮船去法国,带着当日签发的军许证,他到了马赛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开始制定大型项目计划:巴黎的防御工事规划;对各种除土机——我们现代挖掘机的前身——的使用;在马赛港增加一个新港口;还有就是开通一条运河以便在干旱期向埃克斯城供应饮用水,这个想法已经实现。

既是军官又是设计宏伟蓝图的工程师,弗朗索瓦·左拉简直像小说中的人物,他同一位油漆商女儿的爱情故事更具浪漫色彩。她叫艾米丽·奥莱里·奥贝尔,出生于塞纳-瓦兹省杜尔丹的圣皮埃尔大街26号。弗朗索瓦在圣厄斯塔什做完弥撒出教堂时瞥见了她,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娶她做了妻子。

在弗朗索瓦·左拉留下的一本笔记中,其实它既是记事本,又是账簿,我们看到这些简要的记录:1840年4月2日星期四“11点钟,我们的儿子小埃弥尔-爱德瓦-夏尔-安托尼诞生了”,4月30日星期二“4点钟,埃弥尔接受了洗礼”,5月16日星

期六“我们的孩子种了牛痘”。

那时候,弗朗索瓦·左拉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申报他那项“旨在将科兹河河水引入埃克斯城”的计划,这是按照罗讷河口省省长 A. 德·拉科斯特于 1847 年 2 月 27 日亲自下达的法令条款执行的。早在 1844 年 5 月 31 日,由于梯也尔^① 的参与,皇家也颁发了一项法令,以公益的名义宣布开凿左拉运河。

然而,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得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工程师弗朗索瓦·左拉 1843 年起就驻守在埃克斯。他的公司资产为 60 万法郎,他事务繁忙,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其实他在高山峡谷施工时就已受了凉,后来他去了马赛,没过几天就因患肺病在阿博尔大街的莫莱旅馆去世了,时间为 1847 年 5 月 27 日。他是躺在赶来照顾他的妻子的怀里死去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把她吓呆了。

这个好动而热衷于浩大工程,足迹遍布欧洲,只在埃克斯-普罗旺斯住了一阵子的旅行家,肯定不愿就此终结他那富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人生。这是多么奇妙的生命,多么奇特的死亡!

我再重复一遍,弗朗索瓦·左拉是一位出色的小说人物,同拿破仑军队里那些伟大的上尉不相上下。

弗朗索瓦·左拉死后,他的妻子便靠着父母的帮助生活,奥贝尔夫妇也搬到她家附近来住。她苦苦挣扎并因丈夫的遗产官司错综复杂而花尽了钱财。她的母亲是位考虑周密的博斯人,敢于对抗执政官和实业家,不过这次她使用了很多手段还是无济于事。

孩子就在这一桩桩官司中长大了,再说他对这些事也不大关心,对他来说家是温馨的,在那里他虚弱的身体得到了细致的

^① 梯也尔(Thiers, 1797 ~ 1877):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历史学家,早年曾在埃克斯当律师。

照顾。他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对家里人允许他在田野奔跑感到高兴。他有两个伙伴:马利于斯·鲁和菲利普·索拉立(Philippe Solari),他同他们一起逃学。后来上寄读中学后小埃弥尔才懂得用功,很快成绩就名列前茅,他的名字上了光荣榜。

左拉的父亲去世时,左拉还不到7岁。他母亲住在西尔万卡纳胡同的一间屋里,该屋的产权曾归属蒂埃尔家。然而对年轻的寡妇来说,房租太高了,她只好将运河股票交给房东做抵押。后来由于收入不断下降,她搬了好几次家,为的是尽可能多省些钱用于儿子的教育。1856年4月13日寄给母亲的一封信透露出埃弥尔·左拉为学校发生的一件小事而悲伤,那时他母亲在埃克斯城密尼姆区的蒸汽磨坊里工作:

“……我们有一位年轻学监。昨天晚上自修时间,大家吵吵闹闹。我并不想说我没弄出一点声音,但是至少他不应该特别对待我。他向校长做了汇报,校长告诉我要对我进行儆戒性的惩罚。要知道,当我被罚留校你来学校看我时,我真的痛苦极了……你常常对我说,我是你惟一的安慰,所以我要向你证明这一点……不必让外公外婆得知此事而难过。”这封蘸满着泪水和悔恨的信,出自一个极敏感而易动感情的青年学生,仅仅为了一个小过错。在找到的所有埃弥尔·左拉的信件中,这是最早的一封。

在埃克斯市郊的长久漫步使得塞尚、左拉和巴耶这三个朋友与大自然为伍,这培养了他们的诗歌兴趣:塞尚和左拉作诗,巴耶也受到熏陶。旷野里回响着他们热烈的、永无止境的讨论,阅读名诗人的作品在这三个形影不离的朋友心中唤起的热情活跃了他们的讨论。他们穿越田野,沿着阿尔科河岸奔跑,在河里洗澡、钓鱼,漫步于左拉运河边和四周荒无人烟的峡谷。他们常常一大早就去爬圣维克多山坡,欣赏那里的一片片红土,那沐浴着南方炙热的阳光的自然景观,然后从包里拿出食物和诗歌,一

边休息一边吃午饭,直到天黑才下山回埃克斯城。后来左拉写他的《作品》时,回忆起他青年时代的这些往事,感到它们仍是那么栩栩如生。

奥贝尔夫人于1857年去世,家庭陷入困境。弗朗索瓦·左拉夫人疲于奋斗,在失去坚强的母亲帮助的情况下,准备去碰最后一次运气。她去了巴黎,不久便把她的父亲和儿子接去了,他们住在王子街63号。她丈夫在巴黎有一些朋友,他们答应帮忙。拉博(Labot)先生是行政法院的法官,弗朗索瓦·左拉去世时他曾到埃克斯参加有关运河调研的闭幕会,他还牵过左拉灵柩的绳子。他为埃弥尔·左拉争得了一份圣路易中学自然科学专业的奖学金。1858年3月1日,左拉以毕业后留校自修的走读生身份入校。

他那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结束了,与塞尚和巴耶两个朋友亲密相处的快乐时光也结束了。也许将来他在巴黎再见到他们时,每人都将忙于自己的事情,左拉也许最先意识到了这点。过不了多久,巴耶一定读不懂他构思的文学作品;塞尚也许还会读他写的书,但不会下功夫去评论它们,因为塞尚自己已完全沉浸于描写“主题”的研究中,就像他说的,他是“凭兴致做事”。

然而,他青少年时代的往事都留在了多卷体长篇小说集《鲁贡-马卡尔家族》中。在这套书里,他以普拉桑斯之名展现了埃克斯城、全托罗奈地区、佳丽斯伊甸园的风貌,还谈及了桑多和克洛德·朗蒂埃,这一切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它们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最精彩片断。

1892年,巴黎的费利布尔夫妇邀请左拉去索市^①为他们主

^① 索市(Sceaux):上塞纳省省会。

持一个宴会，左拉借此机会重温了普罗旺斯的一切。

“即便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埃克斯城的每一个街角，每一片老城墙，每一块阳光普照的地面都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我又看见了城郊的一条条小径，浅灰色的小橄榄树，有着蝉叫的细细的巴旦杏树，常年干涸的小河，尘土像积雪一般踩在脚下咯吱作响的白马路。昔日的埃克斯就像希腊，纯净的阳光下是没有任何修饰物的庄严景色和一片片倒塌的浅黄褐色的巨岩。”

我们不禁会把左拉笔下的普罗旺斯人同都德笔下的加以对比。即使欧也尼·鲁贡和阿里斯蒂德都是善斗的人，左拉也决无嘲笑南方人之意，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处描写类似都德笔下的达尔达旦。在对阿尔封斯·都德进行研究时论及这一点，左拉就开玩笑说：“一个普罗旺斯人（都德）兴致勃勃地带着乡音嘲笑普罗旺斯人！他使用普罗旺斯人夸张的表达方式、生动的表情和机智的语言挖苦他们。他是一个假伙伴，对同乡，甚至有时对自己也大加嘲讽，措辞尖锐，但毫无中伤之言，并总是带着善意和无与伦比的愉快情绪。”

然而普罗旺斯人并非如此乐观地看待这件事，他们对都德怀恨在心。也许左拉指出了其中的原因：“人们从未用如此轻快的笔触描写普罗旺斯那些纯朴的爱说谎者。”

都德认为法国南方人脾气古怪，他们会“暴跳如雷，想吞噬一切，然后冷静下来，面带笑容，接着又动起怒来，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秒钟之内，它反映了动机与行为的不相称状态”。他写道：“这是习惯性说谎：我说话时我就感到自己要说谎了。”都德还蔑视普罗旺斯口音：“在南方行走，过了瓦朗斯，火车站便使我感到快乐。”

1881年9月30日，左拉在《费加罗报》上谈到《尼马·鲁梅唐》时还说：“人们似乎指责我们在同类作家之间当众相互吹